庸齋集

一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庸齋集卷一

宋 趙汝騰 撰

賀右丞元鼎表

臣伏以聿思新治更元發號率由舊章無疆惟休有
載倫慶宇宙臣等誠干一中居正聰德思恭紹開
寶之家集厥慶及體嘉祐之聖德扶植衆賢取以表
年盛事成憲臣勉膺君命猶在里居陪宿老以扶黎獲

觀溫詔指輔藩而問戍行布寬恩

皇子進封忠王賀表

大君有命元子進封邦家榮懷海宇慶抃中賀臣聞植宗藩所以開聖緒加位號所以塞衆心若天禧斯壽春而畀昇如治平自淮陽而更嶺肆在今日率由舊章恭惟皇帝陛下堯智如神文謨垂後以天下為大器強本尚親進地圖具禮儀分茅建國頒勝衣既賜履於潛邸茲重冠爰躋爵於真王星連參并之輝祚等箕翼之壽

臣猥叨保鄣遥瞻觚稜誦漢制廟立之詞與父老而同喜陳賈誼習貫之疏祈左右之皆賢

天基節賀表

太簇應於孟春虹流紀瑞神策增于甲子虎拜馳忱無疆惟休有截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問學日躋總攬權綱法乾旋坤轉之妙舉錯直枉洞陰闔陽開之機茂迎震夙之辰益衍簡穰之貺臣猥縻漢陣遥想咒觴近天子光知仰瞻於皇極祝聖人壽更申頌以

多男

天基節賀表

太蔟為生物之津祥開電繞甲子增授帝之箕祝效嵩呼萬年無疆四方來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齊聖日躋以清靜治邦家至仁無欲以忠厚待臣庶大德曰生壽與天而比崇福如川之方至臣身縻符竹目遡觚稜昔殿中綴班曾預兕觴之列今海濱上表遥伸虎拜之恭

天基節賀表

頒歷更元杓攜龍角建極居五節紀虹流喜溢乾坤頌形海寓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剛健日新德廣曰生收必世後仁之效業垂可久為詒謀燕翼之思瑞應河清福如川至臣勉膺符竹尚伏田閭奉漢玉扈遥想嵩呼之盛上唐金鑑俯伸華祝之忱

天基節賀表

聖與天而比崇應乾九五筮授帝而在甲為春八千祉

輯端門頌形寰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剛健日新好生之德洽民推仁宥罪不殺之武定業以善勝殘瑞紀星虹壽齊箕翼臣猥縻漢陣阻造周行成天慶以垂基恭想兕觴之奉揚王休而稽首敬賡虎拜之歌

天基節賀表

帝撫五辰生於甲子天錫萬壽對此春祺一人尊榮四海慶抃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齊莊有敬溥博無私化久而成能盡體常之道澤潤而洽既踰必世之仁節紀虹

流福如川至臣猥叨禁從屬領麾符望魏闕金雀之棲
莫躋舞蹈想漢班玉扈之奉遥寓頌祈

天基節賀表

星渚呈祥先春三日華封伸祝後天萬年無疆惟休有
截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緝熙月將以博
施濟衆為心好生不殺以皇受建極為念立賢無方用
迎神筴之增益迓聖圖之遠臣分符輔郡遡目清都聲
效嵩呼阻遶班於北闕光寒斗口遥馳頌於南山

元正賀表

開歲五日光昭華渚之星為春八千增受泰元之筴懽均有截慶輯無疆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法式生知淵泉時出體信達順洊令穡寶之告豐去殺勝殘坐底邊塵之不聳齊大年於箕翼等盛烈於山河臣猥使周原阻班漢陛莫簉兜觥之稱壽踰效嵩高呼益廣舜德之好生仰伸華祝

皇太子冠禮賀表

震為主器肇錫真王笠重寶儀始加元服光前令典有
載歡聲中賀臣聞燕翼子所以昭聖謨敬嘉事所以為
國本在昔祥符之盛際嘗有壽春之舊章冠禮舉於戊
寅冊封見於辛卯曠彌文之久隆喜今日之復行恭惟
皇帝陛下從諫轉圜以身為度謂皇子賴天趨拜久矣
勝衣命醴辭令月薦芳俾之受弁元良以正三加彌尊
臣濫任承流阻儕醮酒莫效晏殊之獻賦以遇賛揚願
選馮元之講經俾精教導

明堂慶成賀表

郊之言禋類於上帝廟焉而饗祫于先王禮既熙成神亦歡洽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嚴恭自度聖敬日躋蠖濩儲精肅平居之對越齊莊奉幣舉大報之親祠后皇愉臨祖考來燕驗豐融之肹蠁肇砰隱之休嘉臣濱海分符望雲拜詔駿奔執豆阻陪多士之恭獸獲若麟遥想有司之薦

明堂賀表

祀修美報禮極慇成乾坤清寧海寓懽洽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嚴恭自度聖敬日躋雅聲遠揚廟焉而親饗令
芳嘉薦郊焉而帝臨既格一純咸來百順臣猥居槃澗
遥睇清壇誦伊嘏之詩莫預奉璋之髦士效祝釐之禱
仰祈錫福于庶民

明堂禮成賀表

嚴父莫大於配天於昭孝奏惟聖斯為能享帝王顯休
成兩間薦幸四海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寅畏自度

祇敬不違先甲齋居八神警蹕季秋美報百物迪嘗欽柴之禮既竣蓼蕭之澤斯溥臣猥司保障遥睇觚稜歌清廟相祀之詩阻陪奔走虔明堂孔陽之頌仰贊緝熙

聖製忠邪辨謝表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聽予作猷曰王不慝凜若春秋之筆粲然星斗之芒中謝竊惟為臣之義不同事君之忠則一諫有直有婉而要歸於責難陳善仕或去或隱而必揆以立懦廉頑堪猛望之均於徇公滂膺徐稱皆為

合道必因其跡以遡其心恭惟皇帝陛下修已任賢尊帝嚳俊舉伊尹不仁者遠上智如湯去驩兜何畏孔壬大功同舜崇奬蹇蹇匪躬之節作成諤諤犯顏之風自端平甲午更化而浚其原迨導祐乙巳改紀而振其響凡縉紳錙銖之善皆天地覆載而成公議流通士氣昌盛近者閭隣於激訐乃致小厭其紛紜聖謨洋洋雲章炳炳刻琬琰以示下期防範而歸中煥乎龍驤鳳翥之文赫然魚躍鳶飛之造臣祗拜教令敬佩韋弦因思人

主一心攻者甚衆臣下萬態辨之實艱惡紫亂朱固當審僞假真之病因噎廢食或恐貽以精失士之憂蓋國將興必樂骨鯁之獻而人欲病先厭魚肉之味是以武帝踞視衛青之貴見汲黯則必冠太宗面折士及之諛指魏徵而為鑑洎我聖朝之家憲尤重天下之人言乾德開基則取巳壞地之疏而復行太平興國則擢能獻策之士於高等真皇對劉沆而追思田錫仁祖劣蘧瑗而甚優史魚神廟敬光之為人至容其試新法孝宗

重熹之好學不惡其數辭官此宸意之所素明宜愚忠之以愛助后從諫而則聖以康于民臣有言而逆心必求諸道左右曰可而加察昧聽以衆而為公用臨照於百官斯迪知於九德輒陳梗槩以佐緝熙

賜御書蘭亭詩序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御書蘭亭詩序墨本手卷一軸賜臣者伏以永和墨帖紀勝事於蘭亭淳祐奎書煥成文於寶殿飛從天際流布人間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將聖

多能娛神妙畫筆勢迫羲之逸飄若游雲序文取孫綽之精光於南澗摹成一札賚及羣工臣緹襲不諼靡捐莫報茂林修禊踰想許李之諸賢暮春浴沂請誦洙之大道

賜御製訓廉謹刑謝表

聖有明謨深懲叨憤王不匿指昭示訓彝凡屬見聞皆知警勸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作新治道戒飭臣工念下民之無辜困於貪墨惡大吏之棄法恣於凶殘肆筆二

銘如綸一札俾永傳於琬琰以誕布於風雷臣祇拜奎
文對揚宸命廣召南素絲之節益勉自公佩康誥赤子
之言必思敬罰

賜御製詩并香茶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為經筵進講禮記終篇以臣嘗預侍
立特賜御宸翰寶熏龍鳳茶者講親重席篇已竟於曲
臺賞徧細穆勞亦旌於舊史恩華狎至眷施難酬中謝
竊惟戴記之書雖出漢武之世要其奥義不離洙泗之

徵言至若宏綱猶有夏商之遺意復興經制全在聖明
伏惟皇帝陛下寤寐斯文緝熙正學十六載討論之久
不替宸思前後儒聚辨之功遂終全帙其大者欲以彌
綸斯世其精者則思追企先猷懋賞親行英髦悉逮以
臣頃在侍立之列乃今亦叨錫賚之榮名馬膳羞照耀
蓬蓽雲章香茗華飾丘園莫殫報稱之私爰寓贊美之
頌伏願養清明在躬之德收中和育物之功篤信儒行
之言立推經解之教守內則以肅宮掖訂大傳以建本

文杜不仁而純向仁人戒不善而專意善道臣由衷懇切愛助勤拳薰陵蒼蒼益堅用周禮之治淵泉浩浩更祈達天德之施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宣賜歷日謝表

聖朝作歷敬授人時侯國頒春對揚帝訓恪恭拜賜兢業承流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奉三無私建五皇極風雨霜露寓神教於慘舒歲月日時成治功於法象以熙庶績用錫羣工臣敢不無忘憂勤所省耕斂布宣賓餞之

命將以明民奉行寬大之書期於安俗

宣賜歷日謝表

后左右民茂明作歷守股肱郡叨拜成書祇命為榮承流有靦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參化育政本陰陽憲天聰明洞識知而順則迎日推策嚴出納以授時課自清臺鍚於方國臣敢不對揚休命宣布上恩疊疊治功雖分陰而亦惜孜孜農事冀有年之是圖

宣賜歷日謝表

大君治歷式重授時小臣觀風獲叨頒朔猥蒙齒命欣
睹韶明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德合於乾道裁於泰體堯
欽若之意仰察天文采夏小正之書聿成月令爰布宣
於先甲以戒詔於羣工臣遥對龍光動稽靈憲飭部封
之吏夜寐夙興厲原隰之農春耕秋斂

宣賜歷日謝表

元聖當陽萬年肹歷徵臣乘障滄歲受書翫愒增慚凌
兢拜賜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函三極治撫五辰先天

弗違既動與於易準迎日而策又祇命於司存著為成
編誕布方國臣尚茲宣化敬以授時誦夏小正之文幼
農是急奉周始和之令率吏以勤

宮祠謝表

加職予祠聖恩隆甚辭名拜禄臣義當然蹈地難勝望
天踰謝中謝伏念臣疎無與比愚不可移頃級周行不
敢自營於身計每懷宗國所陳粗竭於心思遂積罪尤
至煩吏議荷皇明之洞燭叨大德之曰生於省愆念咎

之中沐洗垢匿瑕之造正班學士錫廩殊庭真軼望於
寵榮蓋莫難於避就思昔周以上卿待管仲仲拜下卿
而還鄭以六邑賜國僑僑惟三邑之受此微臣勉奉祝
釐之職而累牘祈收遂閣之恩蓋進無貪榮而退不方
命是謂得辭受之道其敢昧生成之原茲蓋恭遇皇帝
陛下以禮使臣推仁接下諒臣戇如汲黯在廷犯顏之
時多念臣貧似真卿舉家食粥之日久遂俾無功而祿
不知何德以酬尚勉桑榆之間跬步弗離於學雖在畎

畝之際一飯亦忠於君

授寶章閣學士告謝表

臣忱懇惻控免職名君命頻仍懋承天澤叨恩戴栗捧義忸怩中謝昔者臣光累牘而得允樞副之辭臣熹數疏而亦寢待制之錫是皆道德默有以感召雖出詔令至為之收回如臣么麽與物扞格說大人則藐焉有是心謂明主可為少攄其蘊積成愆咎果召簡書賴日月之照臨蒙乾坤之赦宥盡蠲罪垢驟畀光華

以舊級攝常伯之班特超朋真學士之職淵升之膝君
父極力以扶持谷遷而喬臣子益懷於危懼祇奉殫庭
之秩力避奎閣之榮天九重而蓋高箋五上而莫遂屢
煩睿訓覺淵聽之難回勉拜龍光視前修而有愧何止
小言大禄不勝昔是今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禮尚
賢體仁及下矜愚嘉善不欲以言而罪人售僞冀真惟
恐以精而失士遂令疏遠曲被生成臣永矢弗諼有善
則告兢兢履薄敢云日暮而少休拳拳攄忠不以身遠

而有閒

御書建安書院四大字謝表

宸章雲爛肇錫珍題聖敬日躋力扶絶學光躔精舍喜溢潛藩中謝竊以建安為英哲之邦朱熹續周程之學於皇翰墨昭揭源流恭惟皇帝陛下居寬行仁據德游藝是道吾所謂道純一尚儒茲文所以為文雍容肆筆固聿榮於先覺實加惠於後來臣洞吉奉迎近光舞抃嘉與多士歌棫樸追琢之詩俾紹前修究淇澳切磋之

業

謝授龍圖閣學士知建寧府表

勉承郡紱祇奉賛書榮渥增輝微蹤知懼中謝伏念臣初無宂技粗有愚忠一言興邦若是其幾何敢默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豈所願哉進既無補於公朝退合自娛於槃澗曲蒙睿眷改畀潛藩頃待罪瑣闈嘗為生靈而請命茲分符竹使敢諉凋瘵而辭行視篆以來撫字是務然而郡庚赤立事力殫徵初至旱魃為災加以蒲

澤多警仰藉皇明之威德旋安田里之歎愁刀劒日銷雨暘時若惟是環顧諸賢之家食獨容一叟之空餐對旗旄而不勝汗顏誦絲綸而益深芒背晉峻老龍之秩加隆半虎之權爛然昭回天為章下飾物凜乎跼蹐朝受命夕飲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臨照百官體貌羣下守紫雲樓之訓簡注藩侯戒白駒場之詩孰繫維賢士逐令衰朽獲拜恩華臣敢不益勉布宣力圖報稱訪民間之疾苦豈特使寬於一分計宗國之安榮早願旁徠於

知建寧府謝到任表

自天殊渥易地潛藩頃任以左馮不欲其遠去國今錫茲名壤特寵之使便家曲為臣謀莫報上德中謝伏念臣迂無足採愚不可移束髮讀書固已明義利之畛白首造闕何敢萌福禍之心況明主可為忠言必更化乃克善治且職居於封駁遂力辨於忠邪詎謂方當官而行已坐不得言而去積讒訐之擠陷賴仁聖之扶持諭

留行至再三趣領鎮凡數四繼上引嫌之牘旋叨改命之除惟外大祖正獻臣浚卿與先大父吏部臣不敵皆於乾道出守建安藐是孫枝續茲棠蔭力循墻而控免蒙頒詔已弗俞奬其有汲黯之風諭其以朱熹為法適洪水懷襄之後豈臣子所敢固辭當諸賢隱遁之時在屬籍不應堅卧勉為吾君而一出既以上意而具宣惟是牧牛羊者當為之求芻集鴻鴈者必使之安宅察臣區畫以次條陳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寤寐黎元宵旰治

道謂臣赤心殉國不自榮身容臣純意為民頗知竭力閔此方之凋瘵付綿質以撫摩臣敢不恭佩訓詞聿嚴條教心求之若保赤子斷不負聖經之言天生斯而覺後知亦思振儒先之學

授兼侍讀告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兼侍讀者臣邱園之迹重侍鈞天畎畝之忠獲披廣厦叨恩稠疊拜命凌兢中謝思昔儒紳再為侍讀其在元祐之際獨有蘇軾之除孰謂非

才乃膺是選伏念臣粗知忠鯁見謂迂愚頃年折五鹿之奸旋遭遷言去元日覩羣龍之用獲預彙征擔簽未近於神畿除目已紛於經幄日月不棄螢爝滄溟下取涓流而臣久從諸生叨葉之盟乃復得綴更化金華之講選鴛鸞而忻幸覽麋鹿之怔營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從諫如流見善若決天資神聖羣策莫望於清光學力緝熙多聞更加於遜志亦令衰朽俾竟講劘臣敢不益浚新知上承顧問是道即周孔之道誦昔所聞吾君為堯

舜之君乃臣所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侍讀謝告表

進講無功侍言有命莫回淵聽勉拜訓辭中謝竊惟邇英最重勸讀凡朝紳皆榮此選雖宰執亦居是官厥今李韶以舊翰林游侶以前揆路一則岷峨之老而問學之正一則閩嶠之擢而識見之高然而韶則累召而卧家侶已踰年而歸第曾謂異數猥及愚臣伏念臣蹇淺妄庸迂疎退惰初無講貫豈能窺河南龍門二程之緒

餘何有開陳每深愧太未建安兩徐之風骨年餘殿幄
日覲宸光雖粗通於上世雅誥奧義之文豈盡析於大
學聖經賢傳之旨是以前奏犯顏以儒林四臣致請後
牘忘分以考亭諸生為言温詔曲肭俞音竟閎屬預駿
犇之列難遂牢辭之悰出使者於大門是則不敢級明
師於廣厦益重慷慚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以虚受人謹
徵接下知臣不忘少時受詩之習俾在細旃念臣久立
正座自講之隅又加重席臣敢不益温舊業仰荅殊恩

王庶幾改之亦欲少行於臣學政不足間也所期上格於君心

知婺州謝到任表

躋之奎閣畀以輔藩君恩至隆臣實奚稱中謝竊惟寶婺密拱清都地望則甚高天聽則孔邇上德意易以下達下疾瘼便於上聞於茲承流庶幾行志臣愚加之拙鈍濟以迂愚嘗使直廬甚乏陸贄韓愈之詞筆繼令出守又愧元結陽城之政聲比叨司臬之除謹體好生之

念然而風裁素乏霜采莫揚擬及考以丐閒誤聽恩而易鎮踵公卿重臣之選游義理大儒之鄉望不及焉榮亦甚矣惟是值永雹之後困矣黎元積綾羅之征殫哉物力若但以繭絲為職業弗知盡匊牧之勤勞雖能得民財而不能得其心豈足為聖朝之報欲無負天子而亦無負所學必兼為邦本之思要於輕重緩急之間而當抑揚弛張之舉豈應庸懦可課循良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視民如傷求士若渴謂臣碌碌難強以趨事赴功

之才察臣孜孜或能守節用愛人之訓遂叨選使仍被趨行臣祇見編氓敬宣美化審先務而為政焉敢專俗吏之催科有餘力則學文當俾紹先賢之統緒

温州到任謝表

駑伎無堪力辭詞直龍光過厚躐畀輔藩既見吏民且宣德意中謝伏念臣稟資顓拙觸事迂踈從魯兩生嘗粗窺於樸學屏漢諸老迥競譽其能言遭逢聖時塵滓翰苑上有動老癃之實臣筆弱不善發明上有服武夫

之神臣思滯莫能寫狀然且歲糜廩粟日汚班行實蹐地以靡皇數籲天而求去過蒙睿簡更付名麾自王謝以來已號山水佳麗之郡迨周程而後又為師友淵源之鄉獨是邇年大異昔者閭閻困瘁幾不聊生庾帑空虛殆無以立使能吏猶為束手縱賢者未易承流豈伊屏庸乃俾負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推仁養士以禮使臣念其殫視草之勞粗諳宸慮責以盡求匊之牧必得民情迨其臨遣之時詳以撫摩之訓臣敢不夙宵竭力

永蘖持身對揚天光扶赤子之氣脉崇尚風化植前修之緒餘

權吏部侍郎謝告表

擢從柱史攝貳吏銓位實超躋恩華莫稱中謝竊惟西清之秩實為通列之聯淳熙大儒如張栻朱熹積盛名不登兹選近世宗老若汝談彦愾亦皓首方居是官曾謂幺麽乃叨陵躐伏念臣迂愚而僻疎拙且庸外之無惠養澄清之勞聲績見謂陸陸内之乏文墨論議之麾

建明不過平平已偏歷於兩蠲更峻升於一武以闡茸尾荷橐之後以空虛當藻鏡之司由濁而清易右而左矧大化調琴之日而衆正征彙之辰固得盡觀天下之豪英或可助國獨恨略無胥中之尺度何以知人任匪所堪處尤非據莫遂循墻之避益深負乘之慙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時髦力收名俊付太宰以八柄詔王之任既不輕於進退之間畀常伯以四曹總判之權又使詳於綜核之際察臣粗語武選之事假臣承乏文部

之衡顧乃責以裁量不暇計其譾薄臣莫知報稱惟竭公忠守道不如守官固安敢以廢法舉善是為舉類亦時效於掄材

吏部侍郎謝告表

正從掌銓君恩過渥巽函盈篋臣罪當誅既黽勉以祇榮敢稽遲而叙謝中謝竊惟辭遜者臣子之大節愛護者帝王之至仁強司馬光入翰林怒其拜而未受之慢趣呂公著就學士至有徐而勿迫之言此烈祖以厚於

士風而徵臣乃遇於今日伏念臣迂愚自信鈍拙無奇
非有建明之寸長久汚班列徒抱忠忱之一片上對穹
蒼謂明主可與盡言故在廷數至妄發偶因丐去適會
得遷十數桀義以固辭前後被旨而不允然物議猶責
其當去在臣心欲受以何繇金華之控避勤奉玉音之
勸勉諄篤以至為選吉日以供職再遣大璫而傳言而
臣猶恐犯衆多之譏厥後遂更積遷延之咎若稽前代
當在儕輩魁甲之科獨賴睿慈每為霽雷霆之怒近因臣

方叔屢以聖語而催督遂同臣尤煩三思君命以彷徨
真無地以自容共戔天而擬拜期以膴朔仍匄叢祠講
次復覲於威顏趣就又廑於宸旨甚孤始願何敢終辭
茲盖恭遇皇帝陛下聖度海涵皇明日照察臣悃愊但
欲全禮義之維容臣徘徊遂少白羞惡之志敢食大信
恭被明綸朝受命而夕飲永中懷愧報詩考槃而人在
澗早冀生成

權工部尚書謝告表 己酉二月二十七日

權從銓貳攝長起曹位置頓超恩榮莫稱中謝竊惟工
必信度是惟禮義之時技亦咸精足彰綜核之世能諫
苑囿宮室則可以裨示樸知備車馬器械則庶乎佐中
興司存雖號於清閒事典實關於理亂使綴常伯必惟
英材伏念臣見謂庸凡自信愚拙僅能守昔人之糟粕
莫悟斲輪徒有憂宗國之忠忱遑思卹緯再歸班列久
汙高華一毫無補於朝家累牘祈閒於里閈忽膺奎筆
叨假冬卿在昔太宗之明以旌大亮之直曾是乏論思

之益乃遽塵喉舌之聯旁觀交指於維鞠自懼殆同於樂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竟不獲以踰垣昔日受是今日受非豈勝其維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宰割萬宇照臨百官謂臣學無愧于工師粗知不負察臣心勿忘於藝諫庶幾能言乃於新元有此親擢臣敢不俯堅素履仰答殊恩望山巔水涯之賢不無愧色在廈下旃上之際益勉忠規

謝進開國伯加食邑表

上盼祭澤丕徧羣工臣進爵封超躋三等鼎來殊渥祇拜明綸中謝伏念臣叨守潛藩奉行寬詔隃想欽哉之盛莫預駿奔猥該湛露之榮不遺馬走既七命以就伯復多邑以增腴亶惟僥踰有茲際遇此蓋恭遇皇帝陛下以仁覆下歛福錫民謂多士奉璋相成祀事雖爾身在外亦布邦條爰錫恩徽益隆眷遇于以見聖心之公普于以示餴惠之周流臣沐浴生成糜捐報稱不稼而禾三百俯愧無功敬天之休萬年仰祈懋德

明堂賜劄謝表

中辛舉祀先甲敷言一劄宣傳四方懽動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齊莊有敬視聽思恭事父孝故事天明聿嚴大報在宮雖則在廟肅預戒我將一哉王心告於臣下臣神馳極北迹滯周南肇禋迄用有成阻陪熙典無競不顯惟德遥賦烈文

欽定四庫全書

庸齋集卷四　宋　趙汝騰　撰

牋

明堂禮成賀牋

欽紫宗祈聿嚴美報承德合敬克贊熙成二神迎釐萬國稱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柔嘉維則塞淵秉心肅肅雝雝助王假有家之治洞洞屬屬佐聖能饗帝之忱禮畢清壇恩胙率土臣猥叨虎竹阻效駿奔詠我將之詩

遥稱伊瑕賡思齊之雅敬頌徽音

皇太子冠禮成賀牋

元子勝衣肇封王社新陽備服盡敬阼階慶溢宮闈歡傳海宇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關雎閒靜之德鳲鳩均一之心佐王假於有家在中饋吉受子拜於北面陳三醮辭臣猥任竹符阻趨班列不圖壽春之冠禮復見於今遥贊渭涘之毋儀可通於古

皇子進封忠王賀牋

聖主訏謨以燕翼子宗藩令望而爵爲王茅土增輝椒塗錫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秉心均一制行柔嘉推椮木逮下之仁宮庭歸美佐豐水貽謀之烈社稷蒙休至哉坤元成此震器臣猥以屬籍獲玷承流望司空披地之圖喜聆冊命歌大明俔天之雅遥頌徽音

跋

功德疏

伏以自天生聖寔五笑以呈祥惟帝與齡嵩三呼而效

祉聿伸善頌實仗勝因伏願皇帝陛下德合無疆功施罔極受祉施于孫子萬年惟王斂福錫之臣民八荒皆壽

劄子

內引第一劄壬子六月三日以春官夕郎召對

臣聞明德新民者帝王之能事也止於至善者明新之極致也苟不止於極致以僅可為稅駕則明者復昏新者復舊其幸而頻復猶為厲也其不幸而迷復咎可知

矣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生知法式蓋自踐阼以來即垂
意於宗社生靈方其握真德秀手而與之商搉當世何
其清且明也奈何彌遠恃恩舊之為相日夜以仇士良
術蠱陛下賴天之靈彌遠自斃陛下昭德塞違之志於
是始形中而發外端平甲午乃陛下明德新民第一機
也不幸清之復以恩舊相不學無術無以上佐陛下之
末光而更用彌遠故智進邪說以蠱陛下方陛下銳於
與士夫更始彼乃蠱以藏疾匿瑕之說陛下思保金甌

彼乃盡以耀武開邊之說陛下為天下守藏彼乃盡以
損下益上之說三說進而陛下之明明德者晦矣所謂
新民當時諸賢莫不悉聘然德秀了翁號忠直之尤乃
踰年而後召迨其翔集河洛之師一舉而大敗矣陛下
新民之志頓為之消沮於是嵩之復出理襄漢天錫入
政事庭蔣峴據臺諫矣使陛下不收端平更化之功者
清之誤陛下也然亦陛下知以明德新民為更化而不
知以至善為止也其後嵩之以恩舊猶子相挾勢怙權

公論拂鬱幸而嵩之以經營起復敗陛下好善惡惡之衷於是形於夜半而白於宇宙間矣甲辰乙巳是又陛下明德新民第二機也然以范鍾為相首鼠脂韋繼相游侶僅以人望不幸值朋奸之鄭宋以說化臺諫為智術聚斂之與篡以蠱惑上心為智術圖為凶奸復出之地執政且多齟齬經筵又望恩之清之伺間抵巇傾攘相印變白與黑無所不至陛下昭昭明明者又大蝕於是數人之手一時侍從館學雖號極天下選然臺諫給

舍未純何益於作新之治未幾監督說進侶罷葵出而清之相矣使陛下不得收淳祐甲辰乙巳更化之功非鍾輩有以誤陛下歟然亦陛下知以明德新民為更化不知以至善為止也清之再相庸轉而諺其徒又皆寡廉鮮恥識慮不遠更羽翼其惡至謂之空諸賢空士類當是時凶德參會賄道盛行夤緣華列率以錢神秉節持麾預議價直突未及黔相府遣蒼頭奴索通矣使清之更無恙一貪相扇中外放效黎元何辜宗社事可知

矣賴其自斃牖下是又天錫陛下以明德新民第三機也陛下所當痛自悔艾改過遷善百倍於端平甲午淳祐乙巳可也世道庶乎可以救藥聞之道塗深有未然元載之汚何止椒觧今縱未能少抑以為萬世宰相之戒奈何從而表章錫以美謚是昭昭然揭其惡於天下後世不愈播元載之醜乎李綱汝愚血忱衛社得謚忠定彼亦謚忠定何以慰綱汝愚地下乎宇文士及初謚恭後謚謬唐太宗猶能出此謂陛下不能乎無怪乎或

者議陛下之明德有所好樂不得其正也李義府之殘見謂人猫縱未能少施行以為萬世臺諫之戒奈何至出内批以為之地端平李知孝梁成大逐淳祐劉晉之王瓚逐皆無所靳何至於今獨難之乎猶之可也奈何緻駁之臣朝有所奏暮乃與之同出唐高宗惡王義方効李義府遂出義方聖明之主何至效尤此舉乎無怪乎或者議陛下之明德有所忿懥不得其正也王鈇之惡斂怨基危今縱未能少懲以為萬世盜臣之戒何至

御筆為之止臺牒夫臺諫之糾官邪使君子耶色斯舉矣無待於評何暇於牒使小人耶營護甚至麾不得去僅賴有牒若止臺牒則臺諫自此無尺寸權矣或謂陛下為端人正士計夫果為端人正士但當擇臺諫不當止臺牒得非不能不私繫興利之鉏耶漢武帝噬臍桑孔之用乃使痛改拳拳富民侯之封武帝猶知出此孰謂陛下不能乎無怪乎或者得以議陛下之明德未能以義為利也是三者皆陛下明德之大者晦蝕若此是

必有先入之說衡陛下之心矣獨有元日之除諸賢盡起人無異辭庶幾有意於新民者然是日同除尚多公論指目之人牛驥同皂薰蕕同器得無以皇極並用君子小人之說誤陛下歟中外皆曰弓旌雖召於英彥太阿猶寄於庸人有當任言責不使任言責有當任封繳不使任封繳近者六士之除出於同日人又稱善然英奇方正可但寘之少蓬潛郎耶惜布置之未當也又況京檜雖斃而京檜之黨猶在列公論惡垓榮而與垓榮

相左右者在君側公論惡鈞震而與鈞震濟惡者方嚮用操元祐之舟未免熙豐之忝徒慕慶歷之治乃習靖國之矩矱甚無謂也豈陛下之明德於賢未必真好於惡未必真惡歟自端平來凡三更化未有若今茲之駁雜晦昧為甚陛下儲神蠖濩燕居深念亦嘗知機括所在乎拳拳恩舊之心太重私繫羣小之心未忘陛下回思二十二年恩舊之臣相踵為相陛下正恃彼以為腹心不知其誤國事特甚拳拳恩舊之念亦可以息矣回

思前後奸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高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脉則陛下私係羣小之心可以息矣自念其始赫然發憤大昭明德自遠聲利始以作新民自用忠賢始明之而又明理慾之界定新之而又新邪枉之塞除必至於至善而後止何患乎朝綱不肅國維不張吏治不舉兵弱而召侮者可強民貧而思亂者可弭可以固人心可以永天命可

以復慶歷嘉祐之治所謂休復之仁是也不然無明新之實以義為表以利為裏以理為實以欲為主以名召君子以實用小人但取一二施行以為更化之塞責是所謂迷復之咎也尚何至善之為勉臣竊為宗社生靈危之臣衰老多病憂患仍年雖有畎畝愛君之心而無驅馳當世之想忽逢改紀元旦親擢肺腑末屬義難固避不遠二千里扶曳為宗社一來陳瀝悃款以告陛下幸陛下垂聽臣言力扶世道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遂

朝野惟新之望臣歸卧林泉無憾矣取進止

第二劄

臣觀清之用事羣枉蟠結衆賢悉空剥之碩果不食時則有臣方叔復之朋來無咎時則有臣潛清之既斃凶奸睥睨台鼎中外凛然有再相皇甫鎛之懼制麻剔庭付以二儒遠近懽呼皆曰改元載之汚興起治功者必二儒也側聽累月殊未有以愜快人意道塗傳聞謂陛下春秋高明習天下事斷必然中出建明不專採丞相

吏必欲自除啟擬不專聽丞相奎筆内批絡繹至中書堂宰相但奉行文書爾臣以為果如所聞陛下誤矣臣知陛下出此也懲積年恩舊諸臣之誤國既不能收之於前而欲收之於後也悔恩舊之不可制而意儒臣之可制也而不知元首捨股肱無獨運之理三公充位建武之失政蕪行將相太宗之失言若事必欲由中則是失君人之要制挈輔相之肘開便嬖私謁之門韋處厚所謂何名執政是也是無益於懲疇曩之誤而愈開後日

之大失也傳聞道塗二相近因細故徵有芥蒂果如所聞丞相誤矣今諸賢畢集全賴大臣協和小人不得以乘間則君子可安呂大防劉摯吏額之爭至徵也而揚畏乘之而入遂致黨禍唐史稱房玄齡如晦持衆美而効之君必首書曰二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嗚呼厥旨徵哉今二揆素號氣同志合也奈何以一議論區處之不同而徵生間隙乎意有小人往來出沒其間耶常衮不悅楊綰之建明趙憬不悅陸贄之裁決

此庸常之見也而謂二揆為之乎范仲淹韓琦富弼於上前未嘗不爭辨下殿不失和氣此二揆之所當法也今天下事可寒心者多而最大者三吾君有堯之明而前後共鯀之臣更出而部障之使清明晦蝕故施行駁雜私謁往往因之今大臣當以李沆之事真宗者事陛下有大事必力陳得失如但道沆以為不可之類國本者天下安危治亂之所係資善久建而名位未正忠臣義士不無夙夜蒦不恤緯之憂今大臣當以韓琦之贊

仁皇者贊陛下如琦答司馬光曰敢不盡力是也小人固無可耘絶之理而界分不可太嚴今章厚蔡確雖去而日夜與忠賢對壘況張璪之徒尚又居中大臣當以司馬光之在元祐者為法如光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是也此今日之大綱目其他可以次第舉矣若吾君之向善與諸賢之盡職在力行好事翊成盛治使君都顯代臣荷美名民生漸見阜康之世豈不盛哉區區一時之異同豈足以芥蒂而猶未平耶今天下蠱壞於清之

極矣以元亨治蠱在陛下佐陛下幹蠱用譽在大臣陛下操綱責成大臣和衷共政天下事尚可為也惟陛下與大臣留意取進止

貼黃

臣觀今日諸賢畢致其間可為慶歷四諫者有數人焉頃臣嘗薦八士又今薦六士是也至若徐霖又超越流輩霖道德風操海内皆知豈待臣言然臣察其才具頗與范仲淹相上下望陛下即裁培而用之至若留夢炎

抱負涵養植立亦亞於霖者也豈但為臺諫經幄人物亦望陛下拔試之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道過衢州江山管下細民艱食一夫大呼而大戶閉逃小戶奔竄凜凜然如利兵之在頸鎮安都尤甚近畿之地此景何可見臣竊以為民饑則思亂固已言之守臣矣衢與信隣聞信管下尤甚此去食新尚多日而浙西米狼戾朝廷何惜不損數萬石粟以救兩郡管下之

饑羸哉伏乞矜憫施行幸甚

再辭免申省劄子

右某昨控免章仰回淵聽更蒙溫詔曲賜褒嘉某何足以上稱某非不能上體聖意勉拜新渥緣給舍之職與臺諫同不得其言則當去不得其職則當去某駑葉大有言既不行職又宅徙此某之當去也某在山林無意一出元旦新擢畀某瑣闥某躍然而起曰此君子小人進退之關也吾皇有意於使天下平治歟是不可不一

出以佐明聖舉直錯枉之舉供職兩月凡所論駁不敢
捨豺問貍亦不敢近名避怨審安危治亂之所大係然
後言焉諫行言聽天下方誦聖德今忽駁諫議葉大有
不行徙某翰苑是收某封駁之權使某不得復言大有
此某之當去也某非悻悻者每論人必平實今某與大
有無兩立之理出晝不敢窮日力而去正欲望聖主之
亟改今大有自若某則當去而可拜命乎游具免牘如
蒙朝廷得賜敷奏且畀臣祠禄待年歲間用某未晚所

有恩命某未敢祇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三辭免申省劄子

右某近再具狀辭免新除翰林學士兼知制誥時暫兼
吏部尚書恩命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今
日入門供職某三瀝血忱仰干淵聽伏念某譾庸無取
過蒙陛下殊知渥眷閔其封駁之勞佚以詞苑之職寵
以吏書之貴聖恩天大某何以酬屬以言既不行職又
宅徙所以出國門俟命蒙聖主霽威體察而温詔光華

奎筆煜耀都曹仍日而宣天旨詞臣乘夜而導玉音凡所以煇賁其者至矣其何敢不亟祇職守然足既出闕義難再入疏嘗指佞勢不容留欲望朝廷詳與數陳早畀祠廩免其濡滯江皐實拜乾坤之造所有恩命其不敢祇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奏狀

繳趙以夫不當為史館修撰事奏

右臣伏准中書門下省録黃五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尤焴無秘書監高斯得無直史館牟子才無史館檢討李獻可無史館校勘臣觀焴斯得子才三人皆儒雅有詞筆獻可家有史學亦無可議惟史館之長端明趙以夫人品庸凡寡廉鮮耻心術回邪為鬼為蜮凡善類空於陳垓之手者皆半與焉王伯大盧壯父特其一二也鄭清之以雅故欲開其殊渥遂以進史屬之以夫四海傳笑謂其進易尚且代筆而可進史乎其後聞其為史館長人又笑曰是昔日以代筆進易之以夫也及

更化後領史館如故人又笑曰是又即昔日以代筆進史之以夫也夫史天下萬世公是非之筆韓愈猶不敢當而以夫不學不文凡有奏陳輒求假手乃敢冒然當之豈獨萬口傳笑臣入國門見諸賢之議藉藉執政徐清叟問臣臣不敢答其後諸賢又言之或謂其不識文義於舊作擅加改竄或謂其作南渡以前史妄通貫為一曾鞏洪邁猶不敢而以夫乃冒然率屬為之人有不祥之議臣下到不得而詳知其是與否但以其心事回

謫天下號為奸魁又素無文學何至敢擅秉史筆乎臣與之薄有葭莩本不欲言見公論藉藉之甚又思奸回不去梗陛下之更化臣不言一罪也祖宗國朝史豈可使不識文義之人擅加塗竄祖宗在上未必不震怒臣不言二罪也其他官皆可使無文學人為之史乃詔萬世公是非而可使動求假手之人為之人言藉藉謂自古無求代筆之司馬遷此豈可以傳天下聞外域示萬世臣而不言三罪也揣度以夫之意無他不過昂首望

執政恩例耳藉此為他日名色非材取請不知辱國辱
祖宗為甚欲望皇帝陛下赫然威斷畀以夫名藩權以
史事屬之尤煩為之長固能成大典亦可免天下後世
笑伏望聖慈亟賜施行宗社幸甚公道幸甚

玉音勉諭入門回奏

右臣恭準樞密都承旨陳力修傳道玉音勉諭臣入國
門就職仰佩聖眷至於感泣惟是臣嘗論諫議葉大有
以此妨嫌未敢供職伏望聖慈矜軫特畀祠廩臣不勝

幸甚謹録奏聞謹奏

辭免復職與宮觀奏狀

臣今月十八日恭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趙汝騰陳愷楊棟黃師雍吳子良並復職與宮觀者臣竊以蒙上殊恩畀臣祠廩恍然簡記及於衰陳伏念臣屬籍孤生愚忠自信但竭血忱而狥國有諍無欺不知機穽之臨身濱危弗悟積罪條之莫數果吏議之難逃仰籍皇明得歸里閈混迹漁樵之際息影山

林之深痛省往愆絶念竊食豈謂天函而地育頓令陽復以回春靖惟揆分過盈何敢無功受禄冒祇寵數是速顛隮伏望皇帝陛下曲軫微蹤亟收渙號俾仍窶賤之素守實荷扶持之至仁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陰與府玉陰萬壽宫恩命奏狀

臣昨具奏辭免復職與宫觀恩命事正月二十五日恭被詔書所辭宜不允又於三月十七日準二月空日尚

書省劄子正月十一日奉聖旨趙汝騰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者臣涛涯赤忱仰干淵聽伏念臣頃塵華綴坐觸煩言自離脩門未嘗有隻字之入雖在農畝不敢替一念之忠方痛勉于省修忽上形於簡記亟陳避牘旋拜褒綸救其曩時妄發之狂嘉其中心樂告之實超畀職名於寶學趣祇祠稍於殊庭固知聖主優賢尚德之恩貴於駑朽惟是愚臣負罪積愆之跡益以凌兢況兼頭童齒豁之衰不勝福過

災生之懼用忘再瀆祈免新榮伏望皇帝陛下亮臣之衷愛臣以德亟寢已班之渙渥庶安屢空之閒蹤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

三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昨再具奏辭免恭奉聖旨除寶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五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聞予祠者繼粟之隆恩加職者優賢之令典茲其避就之維谷必

也辭受之得宜伏念臣初無他腸粗糙愚戇國人以為可舍當宁獨謂不然包容掩覆者三朞扶掖牽復於一旦蓋列祖家法扶植能言吾皇聖明務憐遺老佚以珍臺之散蹔之學士之真臣罪當誅豈應得此君仁善養何可違乎況優閒得以祝釐遂免拜除庭之秩然空疎慚於顧問其敢陪邃閣之聯疁昔朱熹去國以投閒葉適奉祠而終老一則僅畀待制一則姑置寶謨不應屬籍之晚生乃軼前脩之茂渥踰榮為懼三瀆而祈伏望皇

帝陛下察臣忠忱劑臣分量特放宸旨亟寢職名上以昭出令之公下以免貪榮之請此生畎畝永戴乾坤祠命降已一面擇日祇受所有新除寶章閣學士恩命欲望聖慈特賜寢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四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六月十一日祇拜恩命望闕謝恩訖所有寶章閣學士恩命臣已三具奏辭免七月二十日恭被省劄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

臣謹昧萬死僭殫一忱伏念臣文采不過尋常問學亦
惟沿襲得歸故里分甘畎畝之終投念咎杜門但冀桑
榆之寡過聖世捃瑕而匿垢皇恩畀職以予祠莫遂循
牆既拜殊庭之渥自知負乘難勝寶閣之除惟有籲天
祇收成涣緣臣頃攝工書而在列今躐學士而為真政
使鴻儒尤當力遜況如謝職其敢冒居在昔朱熹亦有
舊比除秘撰主太乙則受太乙而力避秘撰之命授待
制祠鴻慶則拜鴻慶而乞寢待制之名其在當時皆從

所請或改秘撰而仍寶文之直或收待制而頒秘撰之稱此愚臣援是以力辭冀陛下念之而寢免或命改畀其次則臣祇受而安真切陳情恭竢報可所有寶章閣學士恩命欲望聖慈亟賜寢免或畀以次職名臣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四辭免閣職申省狀

某伏讀劄命不勝感懼惟是揆義弗安拜恩未敢謹已四具奏乞回天聽伏念某頃者在列只是攝工書今於

杜門念咎之中乃忽畀其學士之職超躐太甚兼非才而授何以塞公論踰分而得實足招譴咎昔朱熹嘗兩力辭職名當時皆蒙從請辭秘撰則改直寶文閣辭待制則改畀秘閣修撰是皆前修厥有成比今某所陳匪為矯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寢職名或改畀次使某受之而安為幸莫大

五辭免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近四具奏辭免寶章學士恩命恭準省劄八月十四

日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輒冒刑誅晉攄惘惧伏念臣於杜門循省之際叨自天扶拭之恩奉祠仙聖之庭已為徼幸罣名奎壁之次覺甚超踰又況直學士之除未有權尚書而得洪遵以翰長去國高宗特旨而但直徽猷黃度以吏侍補州寧皇殊遇而僅除集撰則今異數豈臣宜蒙非不知上體眷懷奉丁寧而亟受然未免周思分義覺愧報以難勝若云成涣之已頒則有先朝之舊憲兩狥朱熹所陳改職之請

一昭聖時毋嫌反汗之公盖許其辭尊居卑則受者既安且吉伏望皇帝陛下矜憐衰朽保全憃愚察臣非苦避於職名念臣實難超於寶閣特出睿旨收還誤恩使逃負乘之譏實荷生成之造所有前件恩命臣不敢祇受

貼黃

臣準吏部降到寶章閣學士一道臣不敢祇受已寄留福州軍資庫伏乞睿照

五辭免閣職申省狀

某伏讀劄命不勝震懼非不知上體公朝盛意黽勉祇受實緣先朝舊比未有權尚書得真學士者洪遵以翰長去國高宗特旨除真學士後只除徽猷閣真學士某頓攝工書甫及四月以罪而去雖涉三朞然理舊班非正文昌不應閣職得真學士若曰成命已頒不容反汗然昔者先朝兩從朱熹改職名之請用是昧死謹五具奏辭外欲望朝廷特賜敷陳收還恩數或改畀雜學士

使其受之無躓等貪黩之誚不勝萬幸

六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奏狀

臣伏準省劄以臣五辭免除寶章閣學士恩命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籲天德邈跼地忱祈惟職名之有崇有卑皆以示勸於羣下若寵數之或辭或受必思勿玷於四維臣光非不被神祖之知乃六避副使之命臣熹非不蒙寧皇之眷亦六遜待制之除在先朝尚多有之則舊貫皆可覆也如臣極陋取數過

盈頃馬俾若予工姑攝常伯今也徑躋實閣是正文昌
豈應省愆念咎之蹤沐轉假為真之擢淵升之膝陛下
欲借以華谷遷而喬徵臣增益於危懼非效沽激而
[illegible]全羞惡而逃震凌控免一暮豈臣得已犯
[illegible]垂憐伏望皇帝陛下特諭公朝改畀雜學
命朝下而臣夕可拜上予當而臣受為榮真九殞之莫
酬昧萬死而復請所有前件恩命不敢祇受

謄錄貢生臣吳士英